

2309



蓬溪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蓬溪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

政协四川省蓬溪县第五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四年九月

封面设计:胡 鸿

蓬溪文史资料 第 23 辑

四川省蓬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四川省蓬溪县印刷厂 印制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10万字

印数 500 册

内部资料 蓬文准(89)第 012 号

一九九四年九月印

目 录

赴朝参加反细菌战回忆录·····	全理华 (1)
李泛山在朝鲜·····	盛星辉 (3)
我们包围了朱家骅	
——记东北大学一次学生运动·····	欧克纯 (7)
蒋哲伦击落台湾B—17侦察机·····	盛星辉 (11)
记文革期间蓬莱盐厂五位罹难者·····	蒋 勳 (15)
槐花场见闻二则·····	吴子牛 (19)
整风反右运动在一个农业合作社·····	张永显 (22)
建国前后蓬溪县主要粮食价格·····	周鸿儒 (24)
蓬莱镇兴办街道集体企业简述·····	刘德顺 (29)
隆盛的两次火灾事故·····	廖清轩 (35)
昔日北街见闻·····	薛正顺 (38)
河边场的变迁·····	朱承尧 (41)
历史的召唤——书案山麓从军行·····	李 夏 (51)
难忘的往事——留苏回忆片断·····	温良弼 (55)
回忆母校·····	王兴煜 (70)
定香寺时期的蓬溪师校·····	段思吉 (74)
回忆蓬溪抗建中学·····	蒋 恒 (77)
朱总莅蓬留墨宝·····	李全民 (80)
蓬溪观古画壁·····	黄宾虹 (83)

蓬溪文昌宫.....	李全民 (84)
蓬菜十二景.....	廖洪吉 (89)
蓬溪境内岩椴墓考察.....	李济民 (91)
忆张秀熟先生.....	岳立言 (99)
两袖清风的“捐官”田耀焜.....	冯光荣 李朝德 (103)
怀念先师温怡斋.....	吴顺亲 (104)
漫忆赤城雅士们.....	庄济华 (107)
明清两代的蓬溪籍进士.....	胡传淮 (111)
王恩洋先生在蓬溪讲经说佛.....	庄济华 (116)
范云峰真人事略.....	苏玉堂 (117)

附录《范师云峰先生事纪》碑文

旧时民间哭嫁歌六首.....	杨秀珍 (124)
闲话滑竿.....	杨大钊 (131)
河边场风味小吃挹挹面.....	朱进修 (132)
旧社会蓬溪城乡求雨见闻.....	杨大钊 (134)
一副对联的风波.....	孔治安 (136)

赴朝参加反细菌战回忆录

全理华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52年1月28日上午，美机在朝鲜江原道平康郡一带上空低空盘旋，下午即在我志愿军驻地平康郡金谷里一带山坡雪地发现大批苍蝇、跳蚤和蜘蛛等虫子。继此之后，我志愿军其他驻军地区，亦相继发现类似的敌投事件。2月10日晨，美机在铁原郡槐阴洞投下了大批苍蝇和带鼠疫杆菌的人蚤，嗣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南到北都在短时间内相继发现带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或其他病菌的昆虫、毒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52年2月22日正式发表声明：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

1950年，我由武汉大学介绍，去辽宁省大连医学院工作，在昆虫学博士何琦教授指导下，担任医学昆虫学助教。1952年1月，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投掷了大量的苍蝇和跳蚤等昆虫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王斌部长，立即指示大连医学院，速派何琦、魏曦教授赴朝进行调查。随即要我和周惠民科长（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立即出发去卫生部报到。当晚，随志愿军卫生部吴之理部长，于黄昏渡鸭绿江入朝。在敌机疯狂轰炸不断扫射下，冒着生命危险乘汽车通过敌机封锁线，途中曾遭到扫射一次，遇上轰炸两次，幸未遇

难，连夜到达了成川郡白雪皑皑的大山沟——志愿军卫生部驻地。当时，天还没有大亮，我们身背昆虫采集袋，手提解剖镜，踏着深约半尺的积雪，一步一坑地爬山，汗流满面，好不容易爬上半山腰，却不见营房和人影，正在徬徨犹豫之际，突然从坑道里，走出一位身高约1.85米的部队首长，他一看就知道我们的来意，立即热情地领我们进入热呼呼的坑道。经介绍，他是卫生部防疫处的郜靖芳处长。他简单地说明了虫情，随后派人送来了两大碗热腾腾的大肉面，叫我们吃完后睡觉。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惠民科长被送到志愿军防疫大队。当时何琦和魏曦教授在李哲凡大队长的陪同下，已到平康郡前沿阵地视察。我和周对前沿阵地送来的敌投昆虫标本进行鉴定和细菌检验，初步发现有细菌战的可疑迹象。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立即从上海和北京各医科大学，调来专家、教授组成检验队迅速赴朝，展开了反细菌战的侦察工作。曾从鼠体和人蚤中化验出鼠疫杆菌，从鱼、蛤蜊及其他物品中，化验出沙门氏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等烈性传染病细菌。国际调查团曾派员来朝鲜北部进行调查，证明了这一铁的罪行。美帝国主义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曾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愤怒的谴责。

（一九九三年五月一日于沈阳）

注：全理华，蓬溪常乐人，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曾任沈阳军区军事研究所主任、专家组成员。

李 泛 山 在 朝 鲜

盛景辉

李泛山原名吕凯（1910—1992），四川蓬溪文井镇人。他于1929年入党，1933年参军。参加了四川升钟寺武装暴动和长征。他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外国文学学院英语专修班、解放军军事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下文介绍他在朝鲜的参战经过。

李泛山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于当年入朝，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参观学习，后任志愿军46军后勤部代部长兼政委。在战争中，参加了1952年夏季巩固阵地作战。

在朝鲜，美方依赖其优势的空军力量，对我军后方设置的交通运输线进行封锁破坏，这一直是其侵朝战争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一再加强。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敌空军各种类型飞机，已由战争开始时的553架，增加到1100余架，其中用于轰炸破坏我军后方的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1951年7月，敌人投入到战场上的各种飞机增加到1700架。8月中旬，敌人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在其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又乘洪水灾害，用其空军对我发动了以分割我军前线和后方、切断我军运输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绞杀战”，亦称“空中封锁战役”，动用其空军力量百分之八十。我军反“绞杀战”斗

争共分三个阶段。1951年8月中旬至8月底为第一阶段（其特点是抗洪与反“绞杀战”同时进行）；9至12月为第二阶段（敌人封锁的重点转向我铁路枢纽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并阻我修建机场，我反“绞杀战”斗争全面展开）；1952年1月至6月为第三阶段（这阶段特点是持续时间长，敌对我铁路线破坏更为严重；而我军斗争经验越来越丰富，最后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李泛山入朝后，正处于我军反绞杀战中的第三阶段。

在反“绞杀战”斗争中，我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方勤务部队，以无比的英勇和智慧，同敌人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斗争。志愿军后勤部是在入朝时组建的，在战争中不断发展，成为一支有多种业务部门，并配属有多种兵种的庞大部队。它拥有5个分部、22个兵站，几十个汽车团以及公安、高炮、铁道兵等，人数约有18万，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整体。李泛山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参观见习，既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2年上半年，他协助指挥志愿军后勤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地下仓库和开掘式的半地下仓库，以防止敌机汽油弹的破坏和敌机的轰炸扫射，对储存物资和住人都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他还指导将人工洞库选择在山高坡陡、石质坚硬、洞口隐蔽、交通方便的地方。开进时要避开水流的部位，要开凿两个洞口，做到既通风又进出方便。当时很多后方兵站，都推广建立了这种构造完好的洞库。此外，他还建议和协助朝鲜将开采过的旧金矿、煤矿加以勘察修造，排除险石，开通出入口和通风道，排出积水，修通道路加以使用。这种洞库，大者可容纳几百个车皮，小者亦可容纳几十个车皮。1952年6

月，志愿军后勤部修建了大量的地下洞库，储备了大量物资，改善、加强了对前方部队的供给。与此同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召开了第三届运输工作会议。张明远部长在发言中，回顾了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目标和方法。李泛山在会后协助铁路部门和后勤部门改善关系，统一思想，协调步伐，想方设法把方便让给对方，把困难留给自己，使运输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他还建议部队满山遍野设置假目标，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办法，同敌机斗智，浪费其弹药。

1952年8月17日，肖全夫军长奉命率46军入朝参战。他们从广东出发，于9月开始到达朝鲜肃川以北地区集结，军机关驻栗里。李泛山调任46军后勤部代部长兼政委。部队稍事休整，即奉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接替第42军防务，担负平壤至新安州公路以西右起青山峰、左至甑山的防御任务。42军是1950年10月第一批入朝的六个军之一，参加过五次战役和阵地防御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李泛山号召军后勤部干部，开展对口学习，把42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学到手。他自己也与42军的后勤干部多次交谈，并把他们在朝鲜的经验向下级介绍。

1952年12月下旬，46军又奉命将西海岸的防务交给第38军，于1953年元月上旬开赴临津口北岸，编入19兵团序列，接替40军西起板门店东至基谷里约29公里正面的防御任务。这里距开城板门店的谈判桌很近，仗打得如何，自然对谈判影响很大。所以，李泛山要求后勤部树立“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的思想，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早在1952年2月，敌人发现志愿军正在普遍构筑坑道工事，开始有计划地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进行破坏。由于

少数坑道，地点选择不当、或土质松软、或雨水过大，因而出现坍塌，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志愿军司令部乃发出指示，要求坑道建设必须做到“七防”：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根据这些要求，46军在两次接防中，各师都改建了坑道，对一些顶部过薄、出口过少，容积过小、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的坑道，进行了整修，使坑道进一步完善。随着坑道工程规模不断扩大，致使施工工具和器材供不应求。李泛山除了派人采购、调拨外，就组织发动战士们自设小铁匠炉，没有原料，就上下搜集各种弹片和废铁来制造工具和器材。运石碴没有车子，他就引导战士们把炮弹箱安装几个轮子当车用。洞里没有灯，就引导战士们用松脂代替灯油。在洞口用玻璃片或白色金属片向洞里反光，并嘱咐注意防空。这样，经过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一座座“地下长城”诞生了，坑道成了既能打（消灭敌人）、又能防（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能长期作战的完整体系。

李泛山是一个“老后勤”，在朝鲜战争中，又学到了不少现代化防御战争的经验 and 知识。他回国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后勤教研室主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总后勤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彭德怀同志说：现代化战争百分之五十打后勤，李泛山为我军的后勤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勋绩。

他还曾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授衔为解放军少将。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注：作者系湖南益阳谢林港中学教员（前志愿军），航空史研究会会员。

我们包围了朱家骅

——记东北大学一次学生运动

欧克纯

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在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反攻，在国统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

东北大学“六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上街游行的计划，虽然由于沈阳警备司令部，宣布了杀气腾腾的紧急戒严令，并派大批武装军警，封锁了东大通往市内的街道而没有实现，但是，为“三反”而举行的罢课，却一直坚持了下去。罢课期间，为了打破新闻封锁，罗克闻、李治彭和我，造访了《大公报》驻沈阳办事处（地址在太原街）主任吕东润。他客气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介绍了东大罢课的情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请他派记者来东大采访。几天以后，《大公报》上有了东大罢课的消息。但只提了我们反饥饿，没有提我们反内战、反迫害。

罢课坚持到了暑假。校园内住进了许多安东省的中学生，他们大多是受欺骗，被强迫而来沈阳的，在东大寄食寄宿。这时，我们得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来沈阳视察，还听说他在北平时被要求恢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包围过，后来是跳窗户逃跑的。在同学中经过串联酝酿之后，我

们向学生自治会提出要向朱家骅请愿。因为是假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多已离校，只有副主席陈世宗还留在学校里，我们向他建议把各系学会负责人召集起来，吸收他们参加请愿的筹备工作。陈世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我以中文系文学研究会主席的身份进入了筹备组，并被推选为秘书，掌握学生自治会公章，负责起草请愿书。找了罗克闻、马骥、何家昌等同学商讨请愿书的内容。经过商议，我们确定请愿书的内容为：要求民主自由，要求人身安全，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提高学生公费金额，增加学生细粮供应，派名流学者来长东大（这一条曾使刘校长大为恼火，但它是同学们的普遍呼声，所以把它写上了）等等。何家昌提出的约束三青团、取缔特务一项，由于政治色彩太浓，恐怕在筹备组通不过，因而没有采纳。请愿书比较温和，提出的要求关系到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支持。

朱家骅来东大当天的午前，我和钟仕德、严则民等几个同学，撕掉了训导处盗用学生自治会名义张贴的“欢迎青年导师——朱部长”之类的标语，换上了盖有学生自治会公章的与请愿书内容相一致的标语。

午后两点多钟，朱家骅带着一班身佩手枪的武装保镖来了。陪同他的除了随从人员外，还有前东大校长，当时为东北教育特派员臧启芳。朱家骅先在图书馆出席学校组织的教师欢迎会。会刚结束，我和几个同学以学生自治会代表的名义向他递交请愿书。他从我手里接过请愿书，漫不经心地翻阅了一下便往口袋里一揣，接着说：“你们的要求，我在讲话时答复你们。”

朱家骅在校园广场上发表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共讲演，还对我们进行了训斥，说什么“你们的苦难，完全是共产党造成的”，“民主自由不是无法无天”。对我们请愿书上提出的要求并没有正面答复。朱家骅食言了。他讲演完就想离开会场。正当大家不满、气愤而又一时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何家昌在人群中高呼：“朱家骅要溜”。于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个是工学院的，一个是法商学院的。恕我道不出他们的名字）拔腿向校门跑去。当我们三人关好校门，背门而立时，朱家骅的轿车停在了我们面前。他被截住了。顷刻大批同学先后赶到。臧启芳出面替朱家骅解围。罗克闻大喊：“臧启芳贪污！”在校门前对峙了十几分钟，朱家骅被迫回到了校长室。同学们就近推出了韩彤等几个人去和朱家骅谈判。罗克闻对我说：“你不要去参加谈判了”。我们便一起在门外对朱家骅施加压力，为谈判的同学助威。朱家骅训话时的威风没有了，时坐时起，坐立不安，汗流浹背，狼狈不堪。刘树勋校长和庞英训导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对同学们进行劝说。教育部长在东大受到学生的包围，他们是不能辞其咎的。

正在谈判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卡车全副武装的宪兵，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马骥大呼：“保卫人权”。同学们把宪兵团团围住，不让他们下车。宪兵队长从司机台出来解释说：“我们是路过这里，见到校园里围了很多，顺便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别的意思。”其实他们是朱家骅的随员打电话叫来的。他们没有解除朱家骅的包围，倒被我们包围了。同学们说：“我们在这里向朱部长和平请愿，不干你们的事。”迫使宪兵队长下令让宪兵们回去。队长下令，宪兵

走了，但他本人却被同学扣留着。

为了脱身，朱家骅答应了请愿书上提出的要求。我们明知这是不能兑现的，但也只好放他走了。走时，同学们没有异常的举动。那位宪兵队长，是经过庞训导长的再三说情，才让他最后离开学校的。

这次包围朱家骅，煞了他这位政府要员的威风，又轰走了武装宪兵，使同学们（包括那些中学生）感受到集体的、团结的力量是巨大的。

黄昏了，校园的广场显得空旷而寂静，好象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同学们回到宿舍里，以各式各样的语言，谈论着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描绘着朱家骅和宪兵队长的狼狈相，情绪兴奋而高昂。但不知此时此刻朱家骅是怎么想的。如果他把自己在北平被包围与在沈阳被包围的事件联系起来，如果他把战场上的军事形势与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联系起来，会有一种什么样的预感呢！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沈阳师范学院）

注：欧克纯（1923—1992）蓬溪县人。1945年考入国立东北大学中文系，不久加入民盟，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沈阳师范学院任哲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著有《中国哲学家的无神论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简编》、《中国近代哲学史》等多部哲学著作。

蒋哲伦击落台湾B—17侦察机

盛星辉

蒋哲伦，四川蓬溪人，1949年1月入伍。本文介绍的是他于1959年5月29日驾驶我歼—5甲飞机在广东恩平上空击落台湾B—17（815）电子侦察机的经过。

1959年5月29日夜间，一架台湾B—17（815）侦察机侵入大陆（后据台湾一刊物透露，这架飞机上载有14人：飞行官李啓、韩彦、徐银桂，电子官傅定昌、马魅、叶震环，领航员黄福洲、赵成就、伏惠湘，通信官陈骏声，机械士黄士文、宋乃洲，空投士李德山及空投兵陈亚兴）。该机从台湾新竹起飞，从华南进入大陆，利用黑夜与复杂地形的掩护，贴着地面缓缓游走，直达云贵高原。当完成侦测任务与投完心理战宣传品后，由广西返回广东境内，准备出海朝台湾返航。

这天深夜，粤西山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我雷达某部和航空兵某部的指挥所里，工作人员都守候在自己的岗位上。23时零分，雷达显示：一架台湾B—17侦察机从雷州半岛方向飞来。“打下B—17，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党支部的号召化作全体指战员的决心。但由于这种飞机的性能，加之当晚又墨天黑地的复杂条件，作战能行吗？指挥员李宪刚对参谋人员说：“再问问气象员，未来天

气怎样？”这显然是要“慎重出击！”参谋人员经过对敌机航行企图和动向以及气象情况的认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首长，我机应当立即起飞！”李宪刚拳头一挥，说：“马上出击，叫蒋哲伦开车！”

蒋哲伦，为我航空兵18师的中队长，平时少言寡语。在前几天夜航支部的动员大会上，他向成绩最好的郝太华提出了挑战：“看谁先击落敌机！”这晚正当他值班，他望着雷雨交加的夜空，仿佛已经预示到会“有情况”。

“起飞”的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蒋哲伦驾驶的歼—5甲飞机，伴着轰鸣，滑出跑道，直插夜空。“高度2500，航向240，时速850！”耳机里传来了领航员的声音。蒋哲伦回答“明白！”在风雨闪电中，他利用两层云间的空隙，以最快速度飞向战区。突然一堆浓云卷来，把飞机吞没，气流把飞机抛起落下，耳机叭叭响，耳膜震得发痛，这是云中电流的干扰。他意识到飞机已进入积雨云，处置不当，后果不堪设想。他暗暗告诫自己：“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地面引导！”这样，他就稳坐在驾驶椅上，手握驾驶杆，眼睛盯着仪表，终于从积雨云边沿穿过，向敌机追去。在距敌机30公里时，传来了地面指挥员的口令“减速！”这有如驾驶狂奔的烈马，但他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减速板，来了个空中刹车。由于技术娴熟，颤抖的飞机刹时转入正常状态，并按地面指示的时速边下降高度，边向敌机靠近。但当距蒋机只17公里时，蒋机故技重演，钻进了山沟，指挥所雷达屏幕上的目标消失了。

前面是一座大山，要想把敌机击落，必须迅速下降接敌。然而这稍有不慎，飞机就会撞山爆炸。“山高1200米！”